

漢

書

二



文紀第四

班固

漢書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慈惠愛人曰文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

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摠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

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後因摠謂衆

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摠稱則近之

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稀定代地立子恒

爲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

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大尉周勃朱虛侯劉

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



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蹀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

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

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

師古曰卒終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

交相入也

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

惠師古曰約省也

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吕太后之嚴

立諸吕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

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吕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

姓弗爲使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其黨寧能專一邪内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

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

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兒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

遣太后弟薄昭見大尉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

宋昌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

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

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已下皆

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

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

師古曰聞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

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

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群

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柴武

御史大夫臣蒼

文穎曰張蒼

宗正臣郢

文穎曰劉郢

朱虛

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

蘇林曰劉竭也師古曰揭音竭

再拜

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

摠謂之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晉

灼曰若蕭何夫頃人封爲薌侯也

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郃陽侯子濞爲吳王故追謚爲頃王如

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以子鼻爲王追諡爲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
呂須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櫛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
爲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頃琅邪王文穎曰劉繹也列侯
曰諸諡爲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頃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

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

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

承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

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

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怠忘也願大王幸聽臣

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

臣以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如淳

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

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

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

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時也他皆倣此

謀爲大

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

若干石無定數也

酺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

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

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遣將

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

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

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

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

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

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

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

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

子師古曰蚤古以爲早晚字也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旣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饗食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薩慝滿也師古曰

慝使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

下焉晉灼曰嬪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

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

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

如淳曰闕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

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

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

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

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有

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

而且安寧也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已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

治音丈吏反

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

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

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

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宜建適嗣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

不宜

師古曰不當更議

子啓最長

文穎曰景帝名

敦厚慈仁請建以爲

太子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爲後者即得賜爵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有

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詔

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

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玷於死亡

服虔曰玷音反玷之玷孟康曰玷音

屋之檐之檐如淳曰玷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省視也

為民父

毋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

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

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師古曰存省視也

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

聞吏稟當受嚙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稟給也陳南淳糜也給米使為糜粥也陳久舊

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飯其陳饗之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師古曰使

其備為

有司請令縣道

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

年八十已上

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

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師古曰絮綿也

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

吏閱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

不滿

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

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

不稱者督之

師古曰

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

蘇林曰一

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之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使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

賜物令條中也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

崩大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

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為獸其

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以尊昌為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為壯武侯

諸從朕六人皆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

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

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

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

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

如

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鄒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鄒乎鄒音一戶反

又音於庶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

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令列侯之國爲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

十一月癸

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

治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謫責

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災孰大焉

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

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

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

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

悉思朕之過失

師古曰令謂此詔書

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

告朕

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及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師古曰匡正也逮及

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

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

音所領反繇音徭

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林

曰憫寢視不安兒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

是以設備未息今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飭整也音敕

其罷衛將

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纔足充

事而

餘皆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

春正

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藉田于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禮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宜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吳曰盛粢音咨

民適作

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

所以爲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

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

王遂弟辟彊

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

闢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

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

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

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

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序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

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以通治道而來

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詬言之

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詬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

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稅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

莫連反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

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朕甚不取自今已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

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符第一至第五張

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古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

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

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

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

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

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

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

黃河之南即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

白羊所居軒作樂賜以人民帛越中佩帶之屬蜀民爵有級數或賜田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因幸太原見故羣臣

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

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

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

臣贊曰漢帝年

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

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

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

背德反上誅誤吏民

師古曰誅亦誤也音卦

爲大逆濟北吏民

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

八月虜

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

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

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

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

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詔廷

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

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俳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於民鑄也

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

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

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

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

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

旁眾罵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罵獨災也師古曰眾罵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罵然一曰屏也眾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有長星出

于東方

文穎曰李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星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

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李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

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

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

郎酌爲昭少一侍郎遣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鄭說是也

十

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

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

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

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爲合符也傳張戀反榮音啓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

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

歲一不登

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

而吏未加務

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

師古曰樹謂藝殖也

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明也且吾農民其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

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

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

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

無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

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

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已上每

百石加三匹

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

力田常負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

焉

師古曰道音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

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

曰今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語在郊祀

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

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

晉灼曰瘞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

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

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

卬

師古曰功臣表云緡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卽

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

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

教令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言公痛視誓之言

於是以東陽侯張相

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

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媿字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爲壇祭地爲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至明

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厘福也賈誼傳受釐厘宣室是也師古曰釐厘本字作禧

假借用耳同音禧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預是

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

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

時置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

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

鼂錯傳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

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

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

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

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

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

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

與音代於反下皆類此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

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

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以口量地其於

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爲酒

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也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

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

朕旣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

莖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莖服故曰四莖言其莖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

葉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

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

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

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爲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

以諭朕志

於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社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

意也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

奴婢爲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

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

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

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今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

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故楚相蘇

意爲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

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

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

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

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以

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蝻蝗音胡光反蝻音鍾

令諸

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弛解也解而弛解也

減諸服御損郎

吏負發倉庾

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賣

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年即位

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不有死

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

哀

師古曰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

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

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以罹寒暑

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敢

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

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

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與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

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

其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

無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伏

曰踐前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經帶無過三寸

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無發

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

師古曰為下棺

也音義與高紀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禮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

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

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禮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它不在令中者

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

下川流不竭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

屯將軍

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墳

實瘞事也師古曰穿墳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

發近縣卒萬六

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師古曰即張武也

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數乙巳葬霸陵

師古曰自山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

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產也

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絺

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

衣皂絺師古曰弋黑色也絺厚縵絺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

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

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

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奏盎等諫說雖切

常假借納用焉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張武等受賂金錢

前漢書卷四
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
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文紀第四

景紀第五

班固

漢書五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曰

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

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所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

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于戚文始舞執羽籥簫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志樂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

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

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減耆欲

不受獻

師古曰耆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不誅亡

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

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之所不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

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

師古曰侔等也音牟

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

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

以明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

然后祖宗之功德施

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

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

陛下

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

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

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

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

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張晏

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

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請宣布天下制曰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

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陬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饒謂饒增瘠

薄也陬謂偏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收或地饒廣薦草莽

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其議民欲徙

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

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

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

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

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議決

太輕故令

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

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

著作之著音竹筋反

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

師古曰丞相申屠嘉

吏及諸有

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

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

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

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

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没入臧縣官

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

吏遷

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

伍免之

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

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無爵罰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

捕告畀其所受臧

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

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傳讀曰附解在高紀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

王闕爲臨江王

師古曰闕音一居反

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

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崩

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

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

係爲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

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

月詔曰襄平侯嘉

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與

此合豈更名嘉乎

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

晉灼

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恢

其赦嘉爲

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

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

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

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

王辟光

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關其義兩通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

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師古曰周亞夫

大將軍竇嬰將

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

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

朝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

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

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

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誑誤吏

民吏民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今濞等已滅吏民

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

與馮等爲逆

師古曰藝音藝

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母令汙宗

室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

孟康曰禮元王子也

立皇

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

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

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六月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

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陵起

邑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

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

子榮爲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
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
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苛之
孫及昌之子也
苛昌皆嘗爲御史大夫
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

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誅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
王賓王諸侯皆屬大

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
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
師古曰誄者述累德
行之文音力水反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

行奏謚誄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
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

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
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

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

榘祠贈應劭曰衣服曰榘祠飲食也車馬視喪事因立嗣

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

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謂諸死刑皆磔於市

今改曰棄市曰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

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

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

其九月封故楚趙傳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

相張尚太傳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皆為列侯甲戌

晦日有蝕之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

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

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

無也呂瓚曰王琳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

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

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

為清河王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

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夏蝗秋

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

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

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

為相

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

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

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以苛為察以刻

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

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

有罪者

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

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

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

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並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

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

春三月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梁王

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五月詔曰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

吏六

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

亡度者或不吏服

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

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蔽翳塵泥也三千石雙朱其旁乃偏其左轡以簾罩爲之或用革如淳曰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

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轡音甫元反輶音方遠反

千石至

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

法令者

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

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

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

服尚輕故爲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

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

師古曰箠音止縶反

六月匈奴入

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

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頭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吏卒戰

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後元年

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使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爲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

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

爵右庶長

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二爵也

夏大酺五日

民得酺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

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晉灼

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

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

粟没入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没入者没入其馬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組者今綴紛

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訟是也絳會也會
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絳音子內反條意也宰反農事

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

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

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武古曰少省音所
領反繇讀曰徭

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
讀曰蓄彊母

攘弱衆毋暴寡師古曰攘取
也音人羊反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師古曰
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

爲吏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
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

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
良民比之蚘賊也師古曰漁

言若漁獵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
之爲也日姦

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

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苴報反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

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戢也其唯廉士寡欲易

足今此言筭十以上廼得官

服虔曰此言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

知榮辱限此言十筭廼得為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此言又不得官故減此言四筭得官矣師古曰此言讀與此賈同它皆類此

廉士筭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此言又不得官朕

甚愍之此言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

秋大旱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

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

識其終始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

間歲或不登意爲未者衆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物

師古曰樹殖也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王者坐臧爲盜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

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

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三十二

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

四師古曰馬八匹也

吏二

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

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二月癸酉葬陽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

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導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
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
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厚不澆雜周云成
康漢言文景美矣

景紀第五

武紀第六

班固

漢書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睿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曰

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

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大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蘇林

曰蚡音鼫鼠之鼫師古曰蚡亦鼫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於此

冬十

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

師古曰衛綰也

奏所舉賢

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

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

秦孝公相封於商号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衡說以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衛商鞅為法賞不失軍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春

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

甲卒

張晏曰二筭復二口之筭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行三銖錢

師古曰新壞四銖造

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

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

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

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臣孝

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鬻法

師古曰給米粟

以為糜鬻鬻音之六反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師妻妾遂其供養

之事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反

五月詔曰河海潤

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

孟康曰為農析也於此造之歲以為

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為常是也揔致敬耳非止祈農

曲加禮

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

國帑輸在官者

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曰帑

讀與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

其省萬人罷苑馬臣賜貧民

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議

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

蒲裹輪取其安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

大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

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

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

丞相嬰太

尉蚡免

師古曰實嬰田蚡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

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

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縣之茂鄉故

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

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

畝故大飢

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凌渭水

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

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官者也師古曰防陵漢

中縣也今謂之房州

閩越圍東甌

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号

東甌師古曰

甌音一侯反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

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天子晦日有

蝕之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

孛于東北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師古曰又新鑄作也

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薨

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

五月

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

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是正名斯大惑矣

尋石建韋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

五月丁亥大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

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

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

還元光元年

臣瓚曰以長星見故為元光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

廉各一人

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

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

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

室前絕屬者

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日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

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畫家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

體象而畫之犯宮者髡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髡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罪草屨也劓音牛異反字或作

剝其音同耳韻音頻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

忍反扉音扶味反

言皆循其貢周之成康刑錯不用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德及鳥獸

教通四海海外肅肅

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瀋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

成王既伐東夷肅肅

北發渠搜

服虔曰地名也應劭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戎也晉灼曰王恢

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巨贇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焉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

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

氏羌徠服

師古曰徠古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贇說近是往來之字也

氏音丁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虩何施而臻此與

師古

曰虩讀曰呼嗚呼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日求夜寐思

嘆辭也臻至也

夜寐夜久方寐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

師古曰猗與

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何行而可巨章先帝之洪業休德

且大也與讀曰嘏音弋於反

師古曰章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

朕之不敏不能

遠德

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

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

賢故謂之子大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曰

書對著之于篇

師古曰篇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

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時

師古曰五帝之時也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曰配

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

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

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

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

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

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

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收輜重秋

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

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名因以爲縣李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焉夏五月封

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及凡十六郡界也汜音敷劒反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

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傍

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使河起龍淵宮即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韋稜龍淵劍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

有罪棄市

師古曰以黨權夫也

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四月

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五年春正月河間

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

阻險

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

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

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

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徵

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

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

承此語遂摠謂上計爲計偕闕駟不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爲階失之弥遠致誤後學

六年冬初筭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今出筭

春穿漕渠通渭

如導

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

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

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于祭

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為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

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

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

未輯

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師古曰言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

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焉

代

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

月漢紀六
之人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

文穎曰少吏小吏也

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

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

師古曰下謂以

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

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

師古曰刷除也音所

劣反復奉正義厥路亡

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復從正道也

其赦鴈

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師古曰循從也由也

夏大旱蝗六月行

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

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爲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

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懷德祿賢勸善刑暴

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王夏殷

周也繇讀與由同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

地四方為宇臻至也

故旅耆老復孝敬

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者若實旅也復孝敬者謂優

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

選豪俊講文學

師古曰講謂和習之

稽參政事祈

進民心

師古曰祈求也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幾成風紹

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師古曰闔閭也總一郡之中故云闔郡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

師古曰究竟也言見雍過不
得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雍

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師古曰謂郡之
守尉縣之令長

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師古曰燭照
也元元善意

厲蒸庶

師古曰
蒸衆也

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

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

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

德

服虔曰適
得其人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

錫

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
賁百八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

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
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

也當受進賢之一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
弓矢是也師古曰攬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二錫瓚說是也

不貢士壹

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

李奇曰爵
地俱削盡

夫附

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

民者斥

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

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

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

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晏

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爲不勝任也

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

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

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師古曰暢通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

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耒耜以日中爲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

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應劭曰逸

詩也陽數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臣也於是盡

師古曰追觀舊跡以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

訟在孝景後三年臣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又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

逋通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

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

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歲君南閭等服虔曰穢貌在辰韓之北

高句麗天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歲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歲君之名口二十八萬人降為

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二年冬賜淮

南王菑川王几杖母朝

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

春

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穎曰慈愛也

願臣邑分

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臨使有

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

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

中至高闕

師古曰山名也一日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西至符離

師古曰幕北塞名也

獲

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

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

傑及訾三百萬戶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

殺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臣防

姦也內長文所目見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史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

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

呂百姓之未洽于教化

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懈

其赦

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

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

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

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

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

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

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

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日方謂方正也

甘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

禮臣為天下先

師古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

子崇鄉黨之化臣厲賢材焉

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以獎厲

賢材之人

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

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

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

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

將六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

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千里兮渡沙幕

大克獲前將軍趙

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

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

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與由同蓋孔子對

定公曰徠遠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哀公

曰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景公曰節用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

政在節財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更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今

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巡

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

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被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

復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

賣者無所流馳

應劭曰馳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爲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

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認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文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俗猶謂

凡物二重爲一馳也

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巨寵戰士

元狩元年

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

白麟

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鹿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

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

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

大雨雪民凍死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

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師古曰第十一等爵

民爲父後者

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

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

體傷則心慙怛

師古曰慙痛也怛悼也慙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

日者淮南衡山

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服虔曰怵音裔應劭曰怵怵也

如淳曰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誅者誘也音如成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謾怵而說者或改爲鉢導之鉢蓋穿鑿也謾音先誘反鉢音述

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師古

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自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

力田衰夫老眊孤寡鰥獨

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耄老稱也一日眊不明之自

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

賜

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

曰皇帝使謁者

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

賜縣三

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

九十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上

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呂聞

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

也縣鄉即賜母贅聚

如淳曰贅會也今勿擅徵召贅聚三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遺就其

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銳反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

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

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

蘭

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則

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鏖音烏曹反

斬首八千餘級夏馬

生余吾水中

應劭曰在朔方北也

南越獻馴象

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

古曰馴音述謂擾也應說是也

能言鳥

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

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隨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以為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馭歷屢有茲獻上以幽遐勞費撫慰弗受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

餘里過居延

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

縣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

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

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

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

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音音儲

并

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呂處之

師古曰凡

言屬國者存其國号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呂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

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

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

爲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

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舉吏民能

假貸貧民者呂名聞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

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

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爲吏也

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

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四年冬有司

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

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

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錫爲白金見食

貨志

初筭緡錢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未作貫貸置居邑儲積諸

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爲是緡音武巾反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

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

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

師古曰踵接也猶言

踵其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

乃還

鄧展曰音填塞之填

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

級封狼居胥山廼還

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石紀事以章漢功

兩軍士死

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

殺食其贖死

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劉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

傳亦云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此紀為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孺地

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

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

罷半

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師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

呂下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涑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

蠻

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乙巳廟立

皇子閔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

初作誥

服虔曰詔敕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敕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

六月詔曰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

女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為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

不足而

農傷而未眾

師古曰未謂工商也

又禁兼并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

兼役小民實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井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

說故改幣曰約之

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以檢約茲邪

稽諸往古制

宜於今

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

廢期有月

應劭曰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

如淳曰期音暮自往年二月至今十月四月暮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

而山澤之民未諭

師古曰未諭者

未曉告示之意

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目

導之未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

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處吏

因乘執臣侵蒸庶邪

孟康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愆攘矯虔韋昭曰凡稱

詐為矯強取為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眾也

何紛

然其擾也

師古曰擾煩也

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師古曰諸大也行音下更反

存問鰥寡廢疾無目自振業者貸與之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

諭三老孝弟臣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

詣行在所

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此說非也天子或

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也

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

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

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被任用也冤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

女奴

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

郡國

有所目為便者上丞相御史臣聞秋九月大司馬

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夏五

月赦天下六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

罪廢徙上庸

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

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

師古曰春莊青翟

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

三月大

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百千數秋九月

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師古曰遠近如一是一是爲仁也不憚艱難是爲義也今

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

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

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古

日行音下更反

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師古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

吏民有振

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

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

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呂故關為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呂

其半與之

孟康曰有不輸稅令民得告言以半與之

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

四月雨雹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

舜薨子敎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

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

夏陽東幸汾陰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

十一月甲子立

后土祠于汾陰睢上

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睢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

餘丈汾陰縣治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
曰二說皆是也睢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睢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
之上地本名郛音與蔡同彼鄉人呼蔡音如誰故轉而為睢字耳故漢舊儀云蔡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

洛陽詔曰祭地翼州

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翼州地也周時乃分為并州爾雅曰兩河間曰

翼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

師古曰邈遠絕

之意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紹其封嘉為周子南君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

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招言

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

呂奉周祀春二月中

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

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佳音窪曲之窪師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作寶鼎天馬

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

應劭曰隴隴阪也師古曰即今之

隴山低音

登空同

應劭曰山名也

西臨祖厲河而還

李斐曰音嗟賴

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師古曰祠太一也見音胡電反

朝日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郊泰時皇帝平

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曰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詔曰

朕眇身託于王侯之上

師古曰眇細末也

德未能綏民

師古曰綏安也

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臣祈豐年異州雕壤

廼顯文鼎獲薦於廟

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睢上故云睢渥壤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

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

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親省邊垂

用事所極

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

望見泰一脩天文禮

文穎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禪字也臣瓚曰此年初祭太時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脩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

也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

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

朕甚念年歲未咸登

師古曰登謂百穀成

飭躬齋戒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

丁酉拜況于郊

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曰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

夏

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

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鬪

師古曰鼃蝦蟇也似蝦蟇而

長脚其色青音下蝸反蝦音遐蟇音麻龜音莫幸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

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

鄭氏曰湟音檉孟康曰湟音貞

蘇林曰湟音檉柱之檉師古曰蘇音是也音丈庚反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

陵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為名也臣瓚曰

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龍水蟲之害

張說近之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楚謂之瀨

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

皆將罪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

人越馳義侯遣

應劭曰亦越人也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如淳曰音潘禺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

九月列侯坐

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

趙周下獄死

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

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

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

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音鉢罕音

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

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

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行

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

至左邑桐鄉

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

其鄉名也聞南越破呂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師古曰汲河內

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呂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

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呂為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

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

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類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鷄腸累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暕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

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定西南夷呂為

武都牂柯越舊沈黎文山郡孟康曰嵩音臚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

治本竿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竿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崕山本丹駝是也秋東

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

王溫舒出會稽

師古曰說讀曰悅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

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臣瓚曰浮沮并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

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閭反

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巨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

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

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

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

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朕將巡

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

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

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

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

來臣服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

奴龍言焉

師古曰龍言失氣也音之涉反

還祠黃帝於橋山

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

黃帝冢

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

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

文穎曰嵩高也在穎

川陽獲駮鹿見夏后啓母石

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啓

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

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

翌日

親登崇高

應劭曰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

歲者三

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

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

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

登禮罔不答

師古曰

言登禮於神無不答應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

室故以名云

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

曰崇高

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

獨給祠復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與讀

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号有

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

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

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寸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

職與天無極人民番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

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騰書秘語在郊

祀降坐明堂

百璣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詔曰朕眇身承至尊

師古曰眇微細也

兢兢焉惟德非

薄不明于禮樂

師古曰菲亦薄也音敷尾反又音非

故用事八神

文穎曰武帝祭太一

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遭天地況施

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

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著見景象骨然如有聞

臣璣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

震

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

禮肅然

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大山上立封又禪而祭

之真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吕十月爲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鄭氏曰蛇音移

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

加

年七十呂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

師古

曰自傳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母出筭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筭限也

賜天下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

今縣素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貞也音其列反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

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

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

郡白馬縣林曰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命從臣將軍呂下皆負薪塞

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

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

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悉銷以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

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

莖連葉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

不異下房

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

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

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爲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

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

牛酒

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

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

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

募罪人擊朝鮮

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

又遣將軍郭

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呂爲

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

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潁曰名此樂爲角

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人翫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

三百里內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

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

呂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具番郡

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肫縣去長安

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具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肫音弋支反雲音丈甲反

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民左將軍荀彘

坐爭功棄市

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

秋七月膠西王端薨

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

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

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

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
所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

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所者或取安定回中為名耳非今所通道

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

郡道縣北界也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

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

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其赦份陰夏

陽中都死罪呂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

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秋

呂匈奴弱可遂臣服廼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

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五年冬

行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

是望祀虞舜于九嶷

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

陵如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

登瀛

天柱山

應劭曰瀛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瀛瀛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瀛縣南有祠音岑師古曰瀛音與潛同應說是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

而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郭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

舳艫千里

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舳船前頭刺櫂

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舳音盧

薄樅陽而出

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

反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

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音步

浪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

甲子祠高祖于明堂臣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夏四月詔曰朕巡荆陽輯

江淮物

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師古曰輯與集同

會大海氣

鄭氏曰會合海

神之氣并祭之

呂合泰山

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合致於大山然後修封摠祭饗也

上天見

象增修封禪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

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師古曰漢舊儀

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以秋分行郡御史爲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史迎之界上所察六條

名呂文

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蹏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蹏音徒計反

士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師古曰累音力端反

夫

泛駕之馬

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字本作馮後通跼弛之

士

如淳曰跼音拓弛廢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斤逐者也師古曰跼者跼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跼音土各反弛

音式

亦在御之而已

師古曰在人其令州郡察吏民

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爲

將相及使絕國者

師古曰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

中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潁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

志文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

出珍物化或爲黃金

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爲出珍物化爲黃金祭

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呂下賜天下貧民

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遺

拔胡將軍郭昌將呂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

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

為太初也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

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禋高里伏儼曰山名在

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即為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

旁即誤以蒿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祠后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

土東臨敦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

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二月起建章宮文頴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

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夏五月正歷呂

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

月色上黃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

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

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

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

發天下謫民

西征大宛

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

蝗從東方飛至敦

蝗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師古曰石慶也

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

臘

如淳曰腰音樓漢儀注立秋軀腰伏臘曰腰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也軀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

宗廟故有軀腰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軀劉腰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孟反

夏四月詔

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

文潁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

立周七十里
高三十里

其赦汾陰安邑殊死目下五月籍吏民

馬補車騎馬

師古曰籍者摠入籍錄而取之

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

奴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為障蔽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

二萬騎出朔方擊

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

石間

應劭曰石間山在太山下吐南方方士言仙人間也

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

原塞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橐陽縣北出石門郭即得所築城師古曰橐音固

西北至

盧朐

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朐音劬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

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

梁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又入張掖

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

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躡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躡石

者謂躡石而有跡言其躡堅利

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

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

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

關稅出入者日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

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

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

大搜

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

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

發謫太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

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

王戰于天山

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祁音巨夷反今

鮮卑語尚然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

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

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

文類

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摠禁百姓巫覡於道中

祠祭者耳

大搜

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平蠱也師古曰瓚說是

渠黎六國使使來

獻

臣瓚曰渠黎西域胡國名

泰山琅邪羣盜徐敎等阻山攻城

師古

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

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

衣杖斧分部逐捕

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以爲威也分音扶問反

刺史郡

守臣下皆伏誅冬十一月

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

遠交依東方君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

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摧酒酤

如淳曰摧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摧

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摧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摧獨取利也師古曰摧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摧因立名焉韋說如音是也酤音工護反約音酌三月行幸

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

王

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反

夏四月赦天下

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悞棄

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悞音如掾反師古曰又音乃館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

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

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

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

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體爲昌邑

王

孟康曰體音博晉灼曰計慎以爲肩體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

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邊條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因

杆將軍敖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

陵

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摠使徒豪傑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

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

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

西登隴首獲白麟臣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

見黃金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裏

號臣協瑞焉

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號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褭赤鬃黑身一日行

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旣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裏號是即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號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號金其精好而形制精巧妙裏音終了反

因臣班

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

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

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

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曰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

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威山其音同

登之罘

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縣有之罘山祠師古曰

罘音浮腫音直瑞反

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

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王

午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

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閭夏四月幸

不其

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爲縣應劭曰東萊縣也

祠神人于交門宮

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拜者

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拜也漢

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

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卧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

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

邑與邑中蛇群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

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

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

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文潁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

姦人也上林苑周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即

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十一日廼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

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

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

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

說使者江充等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掘蠱太子宮壬午太

子與皇后謀斬充曰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

長安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羗音力之反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師古

曰謂逃匿也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

亦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

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

也即今澠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爲

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三年春正

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

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

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

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峻雞與虜戰多斬首通至

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梟首

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氂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秋蝗九月反者公孫

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四年春正月行幸

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聲

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晉灼曰案地理

志應說是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禋石閭

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後

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

王臧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次下光景並見亦同巡

于北邊見群鶴留止臣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

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于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

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

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

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

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音丁奚反秋七月地震往往

涌泉出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

宗室二月行幸盤屋五柞宮

晉灼曰盤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

古曰盤音張流反屋音竹乙反

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

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

以二名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

入殯

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

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表章六經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功

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協音成反佗皆類此

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
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
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

武紀第六

昭紀第七

班固

漢書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芝注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證法聖間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田趙

婕妤

師古曰婕接幸也仔美貌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倢音接仔音余字或並從女

本以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掖之即時伸

及生帝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乃生語在

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曰病

遂立昭帝為

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

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

帝姊鄂邑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

益湯沐邑為長公主

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

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共養省中伏儼曰禁邑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

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他皆類此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

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

于東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

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

文穎曰婕妤先葬於

雲陽是以就雲陽為起雲陵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

左將軍桀行北邊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

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如淳曰謂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為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

而今更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大液池者言

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胡篤反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

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官者近署故往試耕

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益封燕王

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勤

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牁談指同並二十四

邑皆反

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伴

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

民及發犍為蜀郡犍命擊益州大破之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

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計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已下

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犍古奔字耳犍音虔又音鉅言反

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

屬并州

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

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

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

青州刺史雋不疑

師古曰雋音材充反又音辭充反

發覺皆伏誅遷不

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

薨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

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

持

節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

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

安陽侯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

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師古曰長樂官之衛尉也

三月遣

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

師古曰貧音吐戴反其下並同

秋八月詔曰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母

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

將屯田張掖郡

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主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徒釣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

田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

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

官氏

文穎曰上官桀孫安之女

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曰武帝後二年

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

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

民匱於食

師古曰匱空也

流庸未盡還

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往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師古曰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

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

縱死罪弃市

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种音冲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

父爲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

詣北闕

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

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

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

軍上官安爲桑樂侯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詔曰朕以眇身獲保

宗廟

師古曰眇微也

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

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末云有明

文穎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

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傅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傅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

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

各有差罷脩耳真番郡

師古曰脩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

秋

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

師古曰廣明田廣明

斬首捕虜

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

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酤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

故罷之

移中監蘇武

蘇林曰移音移廐名也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牽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移爾雅唐棣

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

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廼還

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

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

因掌歸義蠻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賜錢百萬夏旱大雪不得舉火

臣

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

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

如淳

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

也占音章瞻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賣酒升

四錢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

金城郡詔曰鈞町侯母波

服虔曰鈞音左傳射而鈞之鈞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母波其

名也今牂牁鉤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

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

功其立母波爲鈞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

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

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此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

以冠元焉

長公主共養熒方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

泗水戴王前薨死以母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泗水

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

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

官職之事

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

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

祠以中牢

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謂之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也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武都

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頷侯韓增師古

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頡漢書本或作雒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續當
子諂封龍頡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諂弟子增紹封龍頡侯而
荀悅漢紀龍頡皆爲頡字崔浩曰頡音洛今河間龍頡村與弓高相近然此
既地名無別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斯則通矣諂音女交反

大鵠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

也民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

月改始元爲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

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

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

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

張晏

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爲燕王上書蓋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失之

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

先帝所屬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

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

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呂邪

枉干輔政

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

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

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

之等

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

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

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

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

曰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年自別一人非下諫大夫也

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

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爲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

者燕倉先發覺

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収其稅入也

以告大司農敞

師古曰楊敞也

敞告諫大夫延年

師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

延年以聞丞相徵

事任官手捕斬桀

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老尊據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

晏曰漢儀計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藏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

丞相少史王壽

誘將安入府門

如淳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

皆已伏

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官壽皆爲列侯又曰燕

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爲逆抑而不揚

望王反道自新

師古曰所爲邪僻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

今廼與長公主

及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

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

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

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

從官帛及宗室子錢入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

帛人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聞百姓未贍

師古曰贍足也

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

頗省乘輿馬及

廿死馬

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

呂補邊郡三輔傳馬

張晏

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繼反

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只錢

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

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

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獨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筭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

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

師古曰僵僵也謂樹枯死僵卧在地者也僵音紀良反

罷中牟苑賦貧民

師古曰在禁陽

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所藏

也廩穀所振入也

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

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應劭

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夏四月

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

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

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

將北邊七郡

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爲衣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爲

元服

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

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

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

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

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

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

曰更晉工衡反

今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

師古曰田千秋

夏四

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

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破

烏桓斬虜獲生有功

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傳取曰獲

其封明友爲

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

師古曰持節而爲使

誅斬樓蘭

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

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

六日成

師古曰率領五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

大不敬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爲庶人

文穎曰轅音料德江德也轅陽

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

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

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百斤

劔二安車一乘馬二

師古曰馬八匹也

夏大旱六月發三輔

及郡國惡少年更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如淳曰告者爲人所告也劾者

爲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

牂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

師古曰王訢也訢亦啟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貢赦天下

詔曰夫穀賤傷農

師古曰糴多而錢少是爲傷也

今三輔太常穀減賤

鄭氏曰減音減少之減

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

實之後悉爲縣故與三輔同賦

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

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

官

師古曰謂非要職者

減外繇

師古曰繇讀曰徭

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

能家給

師古曰給足也家家自給足是為家給也

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

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

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九歲即

位即位十三年壽三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一

六月壬申葬平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

變

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不

疑周公事見禮詩及周書大誥

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亂之

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

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

戶口減半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減讀爲減省之減

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

賦與民休息

師古曰繇讀曰僇

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

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
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孝昭紀第七